

INSHIYHIYIZHENLINSHIYIZHENLINSHIYIZHENLINSHIYIZHENLINSHIYIZHENLINSHIYIZHENLINSHIYIZHENLINSHIYI

文化叢書之三十六

宋伯胤 著

枕林拾遺

劉炳森署



陝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枕林拾遗/宋伯胤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法门寺文化丛书)

ISBN 7-224-06208-1

I. 枕… II. 宋… III. 博物馆学-文集

IV. G26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5558 号

书 名: 枕 林 拾 遗

作 者: 宋伯胤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6 开 10.5 印张 32 插页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224-06208-1/K·1070

定 价: 98.00 元

枕 聒

——谨叙《枕林拾遗》

刘 方

万没想到，当伯胤学兄把他勤搜苦索，晚年退休后十余寒暑潜心琢磨结撰而成的《枕林拾遗》，这样一枝书林冷艳孤芳让我有幸得先拜读，快何如也！单是那二百幅精美枕图组成的枕谱，包括木、竹、石、玉、铜、漆、丝、布、陶、瓷各类枕具的历史系列，恐怕也得算独一无二吧！真大饱了我的眼福。读《枕林拾遗》仿佛走入一个枕博物馆。随着对每一枕图的观玩，又好象走进我们中国人感情最幽秘的那些角落。中国社会和家庭生活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许多层面，一齐呈现在眼前，千姿百态，使人生无限遐想，因为枕毕竟是人类生活感情敏感的实物，也是象征物。《枕林拾遗》这样一本书，恰恰弥补了我国社会风俗史和文化史的这片空白，作者构思奇妙和想象力的丰富，都不能不使我叹息不已，我们正缺少这样一本书。

不意著者却于此编杀青之际，忽生奇想，竟要求我来写一点序言文字，以志其成。这一来可把我难倒。惶悚之余，不知该如何回答。真正岂有此理！自忖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与枕学这一门专门学问，可说完全是风马牛，彼此相距十万八千里，怎么能以一个外行来冒充内行说话，我只有敬谢不敏，实在无法接受这个光荣但又有些不对茬的嘱托。

谁料老学兄邀意坚决，开出的条件更是宽逊无比。胤公称他从无借名人自重的兴趣，虽有同嗜但少同趣，所以只望老友说点家常观感话头即得，这样就使我失去躲避的任何屏障。又思：自己匆匆一生，七十余岁倒有卅多年是过的无枕生活，八年抗战的流亡和廿余年的绝徼荒外的流放生涯，几件破衣或几本破书，甚或半砖一块都曾是我的荐首之物。世界上竟有如此变幻难测的事，今天居然有一位博物馆学专家要把他的枕研硕编，来求一个世上享受枕德枕情最稀薄的人来作枕序，岂非咄咄怪事！而自己此时此地情随境迁，一肚子的枕聒枕骚，不觉汨汨欲出。天地间真有这样离奇的事！

窃以为，中华远古文化，文字衣裳之制起源甚早，枕寝（婚丧）制度当亦随人之定居和社会发展而逐渐建立。《仪礼·丧服》：“寝苫枕块”，《礼·檀弓》：“寝苫枕干不仕”，《礼·丧服大记》：“寝苫枕由”。中国殷商时代是母系社会遗存时代，对父母之丧实行三年庐墓制，周因之。中国历史上封建时代，基本上对父母行三年丧制，“寝苫枕块”或“寝苫枕由”，“寝苫枕干”都是庐墓的形式。由，块的古文，象形字，即原始泥枕形状。殷商时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即是距今3500年前后的几百年间，父母丧，要实行三年的“枕块”或“枕由”的追思哀念，这就是枕制和枕礼了。自然，这里带有浓烈的中国古代社会的风调与色彩。此时的寝枕体制已正式进入殷商母系遗存社会生活仪礼制度，婚丧嫁娶各有定制，不可紊乱，而枕是标志物之一。凡称为礼都带有一定的社会约束力，是不成文法。此一时期约当殷商和西周时期，是中国人以忠孝为基轴的社会思想和结构的激变时期，也就是从母系社会

遗存向父系社会转变的时期。

在中国古文献载籍中，最早提到枕的是《易经》。《易·坎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这里说的“险且枕”，当今许多《易》学大家都释“枕”为“沈”。“枕借为沈，深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朱熹夫子以来多如此解），这样讲虽也可通，意是跌落坎中，坎险且深。但与〈坎四〉爻词“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对照来读就讲不通了。“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表明这个“坎”是一个土牢监狱，但是囚坐这里的人，还能得到“樽酒簋贰”的优待，不过只能用最粗糙的瓦缶，来盛樽酒和簋肴罢了。“纳约自牖”，表明土牢还有一个“牖”——小窗户，取送酒食都由这个小洞穴。这不是土牢又是什么？闻一多先生曰：“酒食而必自牖纳取之者，盖亦就在狱者言之”。那么可以想一想：这个被囚的人，他在狱中或许曾卜得〈坎〉卦，或许是他为此卦作了爻词和彖词留了下来。那么，试想，这个人不是相传囚于羑里作重卦的周文王姬昌又能是谁呢？这样讲，“坎险且枕”的“枕”，不必解为“沈”，“沈，深也”，坎深就无法自“牖”接送东西了。所以，“枕”仍应为枕为是，不必假借多此一举。“枕”即“高枕而卧”之“枕”，意即稍安勿躁，且不妨躺下身，静一静，想如何脱出这个“坎”才是办法。如此，就把《易·坎》这一卦也彻底讲通了，解决了《易》经传存在的一个根本疑团。由这些古文献的蛛丝马迹，可推测我国之有枕制确是很很久了。并且枕这件小东西，还牵涉了我国历史和文化史的许多重要问题。

中国古代人，越古越重视枕德，把枕看作伦理的表征，把枕德看得很严重，很神圣，不可侵犯。这当然与中国远古的氏族和宗法制社会性质有关，但感情因素也很重的，古乐府《孔雀东南飞》：“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枕席也是爱情永久的象征。所以，中国人生死婚嫁大事，都是离不了枕的。

枕是我国人伦理感情的表征。我国考古材料发现在最早的十余件枕中，有1968年发掘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得到的镶玉鎏金青铜枕，和1972年在云南江川李家山东汉墓出土的两件青铜枕。一为猛虎袭牛枕，一为五牛枕，制作工艺都是繁密精绝。过去都不知道它们的确实用处，现在我们知道了枕的社会伦理含意，就可想象推断，这些精美绝伦的贵重宝枕，既是墓主人大婚的礼器，也可作随葬人的明器，与鼎彝古器同样宝重。

中国人对枕，几乎是念念不忘；发奋读书则“曲肱而枕”；临阵对敌则“枕戈待旦”；千里行役则“解鞍以枕”；身在山野，则“枕流漱石”。他们在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想到枕。历代道家学者文人，他们是最富幻想的中国人，对枕更是情有独钟，他们留下许多著作，如《枕中书》、《枕中鸿宝》、《枕中记》，他们都是以咫尺微物的枕为舞台，展开天地间繁富奥衍的学问，演出人世最曲折变幻的生活幻想曲，使人看了回肠荡气，进入一种超脱境界。

在我国枕史上，大体上可以肯定有一个木枕时期，约当殷周至魏晋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枕实物，迄今孤零零只有几件战国和汉木枕。遗存极少，但却有几篇有名的汉晋赋铭是专咏木枕的。如刘向《芳松枕赋》、崔瑗《柏枕铭》、孙惠、张纘并有《楠榴枕赋》。可见此时期以佳木为枕，蔚然成风气。从刘向（西汉末）到张纘（三国吴）约300年间，有四篇木枕赋铭，是不平常的。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产生于公元100年，木部枕，从木尤声，说明我国古枕最通用的是木枕。

据我浅薄的想法，在木枕时代前后，似乎应有一个铜、石枕与木枕并用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青铜时代的余光所及，这些也都有实物可证。迄今发现的实物虽然还很稀少，但如注意收集，是可以陆续充实的。如前文提及的二、三件汉铜枕，及其他石枕、玉枕。此后，可能

有一个琉璃枕的短时期。当然，琉璃在初发明时极贵重，自然不能像木枕那样可以普及民间，只能在社会最上层应用，也像铜枕、玉枕偏于社会上层使用一样。南北朝宋朝著名诗人鲍照曾有一首描写淮南王炼丹的诗：

淮南王，
好长生，
服食炼气读仙经。
琉璃作枕牙作盘，
金鼎玉匕合神丹。
戏紫房，
紫房彩女弄明珰，
鸾歌凤舞断君肠。

（《玉台新咏》）

中国宫廷中出现过琉璃枕，是无可怀疑的。因为牙盘、金鼎，玉匕都是实物，琉璃枕也不可能是空想出来，只不过流传范围较小，使用时间较短罢了。再以后就是普及广泛的唐宋以来的陶瓷枕时代了。琉璃与陶瓷之间递嬗转换关系，也是枕史上的大关节，本书有专章阐述，此不多赘。以上是硬枕时代。进入囊枕布枕的软枕时代也是很早的，并且是交叉的。现在存世不多的汉枕中，也有一件是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国王赵眜墓出土的素绢珍珠囊枕，不过那也不是纯软枕，因珍珠是硬的，只可算是半硬枕。

《枕林拾遗》著录陶瓷枕，先按其时代先后排成长龙，又分中队分队，各设队长，就是各时代的标准器。这是作者特别注意的一点，也是本书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作者说：“我想按照历史年代，胪述其特点，然后以古窑址考古发掘的实物，为有关时代及窑别找出标准器，为陶瓷枕之断定提供科学‘证词’，最后，以考古材料为主，兼及国内外博物馆和个人收藏的具有代表性的传世品，编为枕图，使大家能够分享研究的成果”。这样作法，不但枕品个体的特点即个性，由于比较对照，得以充分展现；枕品的整体性即共同性，也得充分体现。这是裴文中先生博物考古六字方法的一个很好的实验和运用。

枕教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作者曾记载过一个他亲历的枕教故事：

“当我童稚之年，睡的就是荞麦皮枕。上中学后，才换成黑瓷枕。记得大妈给我换枕时说过：‘枕硬枕头骨头硬’。当时大妈或许并不知道荞麦皮有‘明目’作用，所以，不曾提及，但‘骨头硬’这三个字我是牢牢记着的。”（宋伯胤《枕具》）这可以证明，我国传统家庭是重枕教枕德的，不准孩子坐枕上玩耍，对坐枕视为禁忌，在他们心目中，枕不但是高尚的，而且有圣洁性，不可亵渎。我国书香人家让男孩睡硬枕头的传统习惯一直维持到最近之前。由作者的例子可以得到一个有力的例证，特别是在西北和东北地区，作者花偌大气力撰成《枕林拾遗》，岂是偶然！

中国人的骨头似乎有软化的趋势，不免使人忧思。近年以前一再演出为武则天翻案并重新发起树碑立传的丑剧，而文天祥丞相祠却荒草掩门。武则天自名武曌是特务治国和发明罗织经的祖师婆，这是不是与惯睡软枕头有关系？也只有待好事的博物考古家一考了。

作者是重实物的，一生治博物馆学以“读通实物这本大书”（裴文中先生语）为圭臬。五十年间，风尘仆仆，奔涉于各新发掘实物出土地，摩挲记录，积累的原始资料充溢箱篋。退休后以古稀年，还二访滇西北、丽江剑川旧游之地，1951年，作者在这里曾揭开剑川石窟的神秘面纱，为发现南诏鸟蛮蒙氏细奴罗王全家造像石窟作了先导。他几乎无一日一时停

止“读实物这本大书”。《枕林拾遗》这本书，所收实物图片虽不足够十分充足，还有待充实，但成就现在这个样子，也确实费了作者十几年辛勤搜集的功夫。

作者还很重视枕与其使用人的交互关系。他说：“枕头虽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极为常见之卧具，但其质地、形状，与装饰花纹，无不与使用者所处之地域、族别、社会地位、生活习惯、个人爱好以及传统文化诸方面密切相关”。这就是说，枕之为物，是具有很凸出的个性的，这也注定了它的多种多样，个性鲜明与艺术创造又密不可分。所以，枕样别件殊也是考证历史、人物及社会发展的有力证物。

据笔者浅见，枕有文犀宝枕（见唐传奇《红线传》）、琥珀枕（李白《白头吟》）、水晶双枕（欧阳修《临江仙》）和纱厨玉枕（李清照《醉花阴》）等。“宝枕垂云”，美人“选梦”，件件都寄托物主的悲欢际遇和身世命运。

《醉花阴·咏菊》

薄雾浓氛愁永昼，
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
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一阕《醉花阴》，凄绝千古。李清照把一个“枕”字变成一个文学特用字，变成了凄凉悲愁的代词。近世于右任老先生的《嫁女词》（《内子高仲林送楞女人京成亲——与屈武成亲，媵之以诗》）：“百战身将老，三年枕未乾”，更把枕变了泪的代词。可见枕的人生情结越来越成为中国人心底的一个牢固得解不开的结子。更为奇特的是竟有人把枕作了名字，人变了枕（情也·笔）的化身，他就是旧日上海滩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初始作家徐枕亚，这也是谈枕的一点小掌故。

我们中国人，不必讳言，是个多忌讳的民族。多忌讳不是什么优点。它使人们失掉了许多宝贵东西，枕这一笔文化艺术遗产即是其一。我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史，至少有三千五百年的枕文明史。但讲到枕的历史发展及艺术成就，我们却至今也没有一本比较系统完整的专著或图谱著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缺失，一个失职。考其原因，仍不免是多忌讳的老毛病。枕虽有圣洁的一面，也有隐私的一面，大概认为，枕是床上的用品，不是台面上的（日）用品，不必登大雅之堂，更不可展览之于大厅广众，实在是偏狭鄙陋之见。此书把有四千年历史的枕器与蜚声世界的中国玉石、陶瓷、丝绸摆到同样位置，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共同的视角，这不能不说是本书作者为我国博物馆事业和博物馆学所作的一点真正贡献。作者说：（对枕）“要作历史的考察”，是有见地的。

现在成书的《枕林拾遗》，虽然初具规模，但无论就所收录各类枕的实物及其考证研究，似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索和充实。作者也深知此点，所以在收瓷枕一类都选定了标准器，准备继续扩充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大家且拭目以待。希望由此开始，真正把中国古器物学史的这个空白填补起来。以上拉杂说了这么许多闲话，无非是想说，枕虽微物，但追本溯源它也

是漫漫中华古文明的初始信物之一，有说不完的故事，这条线不可断掉。

笔者与伯胤兄忝为同窗，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正值抗战到了最艰苦的年代，抗战胜利后不幸又遇上了内战时期，这时正是我们大学最紧要的二、三年级，学生爱国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爆发了，我们都被卷入时代浪潮，自然无心也不能埋头读书，我们甚至被讥为“职业学生”。伯胤师兄还是运动的积极分子，主持举办过北大校史和“五四”运动史等大型展览活动，很忙碌的。直到他持了向达觉明先生的荐函，来到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入另一个学术的殿堂，对着五色斑斓的罍罍罐罐，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听说这些碎铜烂铁、甲骨、陶瓦瓷片与《十三经》、《廿四史》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不觉眼前一花，就想打退堂鼓。幸亏裴文中老师那一句谆谆教诲，“要读通实物这本大书”和六字诀言“上、下、左、右、内、外”。也即是说，要用多维以至四维的观点来看待孤立的古器物，那它们就可以连成一片。大千须弥，从一粒砂是可看一个宇宙的。这才使他安下心来，从此一航千里，再不回头。裴师的六字法虽是他的学海航行的指针，但他50年的航行也有他很多的体会和经验，有了自己的见解。中国博物馆学界一条新的基本指导原则，正并将在博物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这个圈内最后形成一个更加鲜明而具有指引性的路标。工作方法是会随着时代而一同前进的，《枕林拾遗》也只不过仅是新实验一例而已。

作者一生一心投身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建设工作，50年间风风雨雨，但他没有动摇为中国博物馆事业贡献终生的决心，除自己努力“读通（中国的）实物这本大书”，也帮助广大读者读通这本“大书”，其劳绩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作者著作丰富，专著五种，专论近300篇，共约三百余万字。其中有二分之一以上是退休十余年完成的。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使人佩服。他的这种始终孜孜不倦，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母校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点表现。今年又适逢北大建校（1898—1998年）百年大庆，此书之成也适逢其年，自非偶然。原来，他是有意把此书的杀青，作为向母校百年华诞献礼的，这篇小序自然也就可随之以献了，老师兄的苦心用意原来如此。

1998年1月于泉城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

第一辑

枕史

蘇軾



目 录

序 枕聒 刘方
谨叙《枕林拾遗》

第一辑 枕史

引 言	(1)
第一章 史传诗歌中的素材	(3)
第一节 从诗经时代到魏晋的记载	(3)
第二节 唐代诗人的“美趣”	(5)
第三节 五代、两宋诗文中的“证词”	(9)
第四节 明清人“如是说”	(11)
第二章 “含气呈形”的地下材料	(16)
第一节 断木为枕，始见于先秦墓葬	(18)
第二节 组合木枕——“巧工之制木”	(19)
第三节 枕上设色画漆，烂兮如锦绣	(20)
第四节 嵌玉、铺竹，木枕生华	(24)
第五节 交枕与几枕的出现	(26)
第六节 黄杨虎头，光照簟清	(28)
第七节 木枕且贵，何若石枕	(28)
第八节 截彼美石，琢成玉枕	(31)
第九节 木、铜枕芯，玉片装点归图画	(32)
第十节 力量与财富的象征，滇国铜牛枕	(39)
第十一节 辽国“富贵之家”的凿花银枕	(41)
第十二节 锦绣多文采，历历入枕头	(43)
第十三节 随葬枕，有帐可稽古	(51)
第三章 陶瓷枕独领风骚近千年	(58)
第一节 隋唐两朝，始见陶瓷枕	(59)
一、开皇瓷枕，原是件“模型”	(60)
二、“盛唐气象”，三彩枕“既丽且闲”	(61)
三、“范土成象”，“驯犀”为最	(62)
四、类木瘿瘤，绞胎“花枕”应手有方	(65)
五、湘浦口新作，釉下彩枕	(67)
六、单色釉枕，纷至沓来	(70)
七、唐枕舶载海外，“迄今所知只有日本”	(74)

第二节 融雕塑、绘画、诗文于一体的宋、辽、金、元陶瓷枕	(80)
一、坟墓、纪年、戳记	(80)
二、造型工夫之一：服狮虎于枕下	(89)
三、造型工夫之二：娃娃作伴到南柯	(94)
四、造型工夫之三：讲“法式”，兼文采，玲珑透明	(98)
五、锦心绣手装点之一，花花朵朵入枕	(101)
(一) 刻出花花朵朵	(102)
(二) 画出花花朵朵	(103)
(三) 划出花花朵朵	(104)
(四) 珍珠地上花锦簇	(105)
(五) 刻剔填彩，绿叶黄花纷呈	(108)
六、锦心绣手装点之二：似续《写生珍禽图》	(109)
七、锦心绣手装点之三：乍见鱼跃、鸭步、鹿鸣、“熊入寝门”来	(111)
八、锦心绣手装点之四：一幅幅婴戏风俗画	(115)
九、锦心绣手装点之五：山水人物小景	(121)
十、锦心绣手装点之六：诗词入枕，再现另一个精神世界	(126)
第三节 明清陶瓷枕举隅	(136)

第二辑 枕图

杨永德先生题辞	(149)
图 1 宋磁州窑清静道生枕	(150)
图 2 临沂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木枕	(150)
图 3 泰州市宋墓出土木枕	(150)
图 4 无锡市元墓出土木枕	(150)
图 5 泰州市明墓出土木枕	(151)
图 6 临沂市银雀山出土西汉漆木枕	(151)
图 7 邳江姚庄西汉墓出土画漆木枕	(151)
图 8 扬州东风砖瓦厂出土彩绘漆枕	(151)
图 9 包山楚墓出土框形铺竹木枕	(152)
图 10 临沂金雀山 14 号墓出土铺竹木枕	(152)
图 11 四川蒲江宋墓出土木交枕及南京传世折迭木枕	(152)
图 12 南昌晋湛千鈗墓出土石枕	(153)
图 13 盐池唐武周久视元年墓出土石枕	(153)
图 14 诸城齐家村出土北朝刻画石枕	(153)

图 15	定县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玉枕	(154)
图 16	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唐玉枕	(154)
图 17	满城中山国靖王刘胜墓出土嵌玉铜枕	(154)
图 18	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嵌玉木枕	(154)
图 19	铜山后楼山西汉墓出土鎏金嵌玉枕 (一)、(二)、(三)	(155)
图 20	徐州市韩山村西汉墓出土嵌玉枕	(157)
图 21	李家山十七号墓出土西汉五牛青铜枕	(157)
图 22	李家山二十四号墓出土西汉五牛青铜枕	(157)
图 23	哲里木盟庙子山辽公主墓出土鍍花银枕	(158)
图 24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西汉绣枕	(158)
图 25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西汉绣枕巾	(158)
图 26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珍珠绢枕 (枕在头下及珍珠散开情况)	(159)
图 27	尼雅汉墓出土“延年益寿宜子孙”鸡鸣枕	(159)
图 28	“延年益寿”织锦纹样(附苏州丝绸博物馆复制品照片)	(160)
图 29	库鲁克塔格山麓出土东汉鸡鸣枕	(160)
图 30	定陵出土明万历皇帝及孝端皇后枕端金枕顶	(161)
图 31	泰州明刘湘夫妇墓出土素缎枕	(161)
图 32	苏州虎丘明王锡爵夫妇合葬墓出土丝绣缎枕	(162)
图 33	故宫博物院藏清光绪年间宫廷用红地缂丝龙凤双喜枕	(162)
图 34	故宫博物院藏清光绪年间宫廷用红地缂丝龙凤双喜枕	(162)
图 35	唐耀州窑三彩箱枕	(163)
图 36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三彩枕片子	(163)
图 37	耀州窑遗址出土唐三彩犀牛枕(枕面残)	(163)
图 38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三彩犀牛枕	(163)
图 39	渭南来化堡出土唐三彩卧狮枕	(164)
图 40	扬州西关出土唐三彩象枕	(164)
图 41	扬州双桥出土唐绞胎枕	(164)
图 42	扬州双桥出土唐绞胎枕	(164)
图 43	扬州师范学院唐城遗址出土三彩枕片	(165)
图 44	上海博物馆藏唐绞胎“杜家花枕”(一)	(165)
图 45	上海博物馆藏唐绞胎“杜家花枕”(二)	(165)
图 46	苏州博物馆藏唐“裴家花枕”	(165)
图 47	湘浦口蓝岸嘴出土伏狮枕,枕上诗文及另一枕上诗文:“熟练轻容软似绵,短衫披帛不绌鞭。萧郎急卧衣裳乱,往往天明在花前”。	(166)

图 48	扬州出土长沙窑唐褐绿彩菊花纹枕	(166)
图 49	扬州出土长沙窑唐褐彩鹊鸟纹枕	(166)
图 50	波士顿美术馆藏唐长沙窑褐绿彩花卉纹枕	(167)
图 51	耀州窑遗址出土唐黑釉兽面轮座枕	(167)
图 52	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耀州窑黑釉象座枕	(167)
图 53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建中三年”黑釉枕	(167)
图 54	扬州东风砖瓦厂出土唐茶叶末釉“剪花”枕	(168)
图 55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寿州窑茶叶末釉“剪花”枕	(168)
图 56	南京博物院藏扬州大运河出土唐黄釉象座枕	(168)
图 57	耀州窑遗址出土唐黄釉犀牛枕	(168)
图 58	宁波和义路遗址出土唐青釉兽座枕	(169)
图 59	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黄釉四瓣花纹枕	(169)
图 60	日本奈良大安寺遗址出土唐三彩枕片	(169)
图 61	日本东京都出光美术馆藏唐四瓣花纹枕	(170)
图 62	洛阳唐墓出土“三彩鸳鸯枕”	(170)
图 63	日本东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唐时代三彩鸳鸯纹枕”	(171)
图 64	日本东京都出光美术馆藏唐“三彩法相花文枕”	(171)
图 65	日本东京都出光美术馆藏唐“褐釉练上手枕”	(171)
图 66	宋吉州窑绿釉八角“严家记”戳枕	(172)
图 67	故宫博物院藏汉阳宋墓出土影青双狮座枕	(172)
图 68	景德镇陶瓷馆藏宋青釉狮座枕	(172)
图 69	淄博市孝妇河边窑址出土宋褐黄釉狮座枕	(172)
图 70	神木文管会收藏宋三彩双狮连体座枕	(173)
图 71	神木文管会收藏辽三彩双狮连体座枕	(173)
图 72	云南博物馆藏黄釉点绿彩双狮连体座枕	(173)
图 73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金绿釉狮子座枕	(173)
图 74	上虞出土宋青釉双虎枕	(174)
图 75	武汉地区宋墓出土青釉立虎枕	(174)
图 76	磁县观台窑遗址北宋末至金代初年伏虎枕	(174)
图 77	朝阳郭家村出土辽白釉铁彩虎枕	(174)
图 78	上海博物馆藏金代鹊鸽纹虎形枕	(175)
图 79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收藏磁州窑竹鸟纹虎枕	(175)
图 80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金长治窑金褐彩鸟纹虎枕	(175)

图 81	北京市文物商店收藏金黑花“竹报平安”纹虎枕	(176)
图 82	阜阳地区文物馆收藏金黑花“虎不食子”图虎枕	(176)
图 83	故宫博物院藏宋定窑孩儿枕	(176)
图 84	镇江博物馆藏宋青白釉持荷叶孩儿枕	(176)
图 85	周至县五竹村出土宋磁州窑彩绘孩儿枕	(177)
图 86	美国旧金山亚州艺术馆收藏宋定窑卧婴托芝枕	(177)
图 87	镇江市冷库工地出土宋青白釉卧妇托荷叶枕	(177)
图 88	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出土宋青白釉卧妇枕	(177)
图 89	香港徐氏艺术馆收藏宋白釉仕女枕	(177)
图 90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金牙黄釉擎芝娃娃枕	(177)
图 91	黄陵出土金大定黄釉黑彩女孩儿枕	(178)
图 92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金长治窑黄釉黑彩女孩儿枕	(178)
图 93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金扒村窑褐彩女孩儿枕	(178)
图 94	日本东京都出光美术馆藏“白地铁绘”女孩儿枕	(178)
图 95	上海博物馆藏扒村窑褐黑釉诗文女孩儿枕	(179)
图 96	广州民间工艺馆藏金黑彩卧婴枕	(179)
图 97	香港著名鉴藏家关善明先生藏金长治窑白地红绿彩孩儿枕	(179)
图 98	上海博物馆藏“宋白釉镂雕殿宇人物”枕	(179)
图 99	大同市五里店出土元青白釉镂雕殿宇人物枕	(180)
图 100	丰城博物馆藏“元青白釉透雕戏台式枕”(一)	(180)
图 101	丰城博物馆藏“元青白釉透雕戏台式枕”(二)	(180)
图 102	岳西县出土“元景德镇窑青釉镂雕建筑枕”(一)	(180)
图 103	岳西县出土“元景德镇窑青釉镂雕建筑枕”(二)	(181)
图 104	岳西元枕上珍珠璎珞人物特写图	(181)
图 105	日本东京都出光美术馆藏宋青白瓷莲池花架枕	(181)
图 106	扶风县博物馆藏宋耀州窑青釉八角刻花枕	(181)
图 107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宋“青磁刻花喰鸟牡丹唐草文枕”	(182)
图 108	上海博物馆藏宋观台窑如意头形白釉画黑花枕	(182)
图 109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宋观台窑如意头形白釉画黑花枕	(182)
图 110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宋“白磁绣花莲花纹枕”	(182)
图 111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宋“磁州窑黑花枕”	(183)
图 112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宋当阳峪窑绿釉划花枕	(183)
图 113	北京南辛庄出土金如意头形绿釉划花枕	(183)
图 114	香港徐氏艺术馆收藏宋磁州窑“白釉珍珠地划花卉纹枕”	(183)
图 115	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宋白釉珍珠地折枝牡丹花纹枕	(184)
图 116	香港知名收藏家麦雅理先生珍藏宋“磁州窑珍珠地划花牡丹纹枕”	(184)
图 117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宋当阳峪窑珍珠地划花枕	(184)

- 图 118 宝丰县清凉寺汝官窑址出土“宋三彩荷包枕” (184)
- 图 119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宋白釉三彩腰圆枕 (184)
- 图 120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金黄釉三彩腰圆枕” (185)
- 图 121 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宋三彩水禽纹枕” (185)
- 图 122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金三彩花鸟纹枕” (185)
- 图 123 通辽市钱家店辽墓出土“三彩模印人、兽画花元宝枕” (185)
- 图 124 耀州窑遗址出土金青釉刻花元宝枕 (185)
- 图 125 南京博物院藏五代扬吴太和二年白釉划花元宝枕 (186)
- 图 126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宋“白地黑搔落鹊纹枕” (186)
- 图 127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宋磁州窑白地黑彩鹧鸪蝴蝶图枕 (186)
- 图 128 林县文化馆藏宋“张家造”荷塘立鹭图枕 (186)
- 图 129 在磁县东艾村窑址采集到的宋白釉黑花鹭鸶枕残片 (187)
- 图 130 在淄博市博山大街窑址采集到的宋三彩刻花对鸟枕残片 (187)
- 图 131 日本箱根美术馆藏宋白地黑花蜂蝶牡丹图枕 (187)
- 图 132 瑞典远东博物馆藏宋磁州窑白釉黑花鸿雁于飞图枕 (187)
- 图 133 磁县冶子村窑址出土金“张大家造”白釉黑花蜻蜓图枕 (187)
- 图 134 日本大和文华馆藏宋磁州窑白釉黑花“鲶纹枕” (188)
- 图 135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宋磁州窑白釉黑花鱼藻纹枕 (188)
- 图 136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宋段店村窑珍珠地双鸭走步图枕 (188)
- 图 137 上海博物馆藏宋登封窑珍珠地划花奔鹿图枕 (188)
- 图 138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宋白釉黑花卧鹿图枕 (189)
- 图 139 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藏金黑地剔花双鹿图枕 (189)
- 图 140 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藏宋磁州窑白地黑花画熊枕 (189)
- 图 141 山东博物馆藏金磁州窑白地黑花兔啮草图枕 (189)
- 图 142 邢台市曹演庄出土宋磁州窑白地黑花小儿学钓图枕 (190)
- 图 143 见于陈万里先生《陶枕》专著中的宋白地黑花“步行踢球图”枕 (190)
- 图 144 邢台市出土金“张家造”白地黑花步行踢球图枕 (190)
- 图 145 见于陈万里先生《陶枕》专著中“宋白地赭色婴戏(打球)图”枕 (190)
- 图 146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宋白地黑花儿童骑竹马图枕 (191)
- 图 147 磁县近年征集的金白地黑花小儿放风筝图枕 (191)
- 图 148 济源县文物保管所藏宋三彩傀儡戏图枕 (191)
- 图 149 济源县文物保管所藏宋三彩傀儡戏图枕(一)(二)(三) (191)
- 图 150 济源县文物保管所藏宋三彩刻填提线傀儡戏图枕 (192)

图 151	林县大井村出土宋“张家造”白地褐彩小儿玩虫图枕	(192)
图 152	见于陈万里先生《陶枕》专著中“宋白地黑花马戏图”枕	(193)
图 153	南京博物院藏宋白地黑花小儿放鸭图枕	(193)
图 154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宋白地黑花小儿枕罽假寐图枕	(193)
图 155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宋珍珠地小儿伏卧花丛图枕	(193)
图 156	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宋黑地剔花小儿蕉荫笼虫图枕	(193)
图 157	甘肃博物馆藏宋明道元年画虎枕	(194)
图 158	广西南宁发现的另一件“明道元年画虎枕”(供参考)	(194)
图 159	泰安市博物馆藏宋——元代白地褐彩“松溪待渡图”枕	(195)
图 160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金磁州窑“张家造”白地黑花松溪泛舟图枕	(195)
图 161	磁县冶子村出土金磁州窑“张家造”白地黑花山水人物枕	(196)
图 162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金磁州窑白地黑花“星夜降魔图”枕	(196)
图 163	广东省博物馆藏元磁州窑“古相张家造”白地褐彩“唐玄奘西行求法图”枕	(196)
图 164	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藏宋磁川窑白地黑花文姬归汉图枕	(197)
图 165	见于《华瓷》的元磁州窑白地黑花“松乔二老图”枕	(197)
图 166	南京博物院藏元磁州窑白地黑花“少妇泣红图”枕	(197)
图 167	山东省博物馆藏元磁州窑白地黑花“一箭双雕图”枕	(197)
图 168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金磁州窑四言诗句枕	(198)
图 169	西平县朱红村宋墓出土磁州窑五言诗句枕	(198)
图 170	山东省博物馆藏金磁州窑五言诗句枕	(198)
图 171	香港杨永德先生藏金五言绝句诗枕	(199)
图 172	香港杨永德先生藏金七言诗句枕	(200)
图 173	香港杨永德先生藏宋七言诗句枕	(200)
图 174	佳县文物管理处藏元“黄河诗”枕	(201)
图 175	日本松泽美术馆藏南宋七言律诗(白居易原作)枕	(201)
图 176	洛阳旭升村出土金词曲枕	(201)
图 177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金词曲枕	(201)
图 178	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宋词曲枕	(201)
图 179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宋词曲枕	(202)
图 180	香港杨永德先生新收吉州窑词曲枕(一)	(203)
图 181	香港杨永德先生新收吉州窑词曲枕(二)	(204)
图 182	香港杨永德先生新收吉州窑词曲末句后诗文特写	(204)
图 183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金词曲枕	(204)
图 184	南京市博物馆藏元吉州窑折枝花果词曲枕	(204)
图 185	北京市文管所藏元诗文枕	(205)
图 186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金“忍”字枕	(205)

图 187	台湾收藏家藏宋磁州窑“福德”二字枕	(205)
图 188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福德长寿”枕	(205)
图 189	磁县观台窑址出土北宋叶形枕划刻“福德枕壹只”残片	(206)
图 190	香港杨永德先生旧藏宋《枕赋》枕(一)、(二)	(206)
图 191	泰州宋墓出土砖枕	(207)
图 192	泰州宋墓出土砖枕花纹拓纸	(207)
图 193	在耀县看到的一件元砖枕上的花纹拓纸	(207)
图 194	台北鸿禧美术馆藏明成化绿釉莲禽纹瓷枕	(208)
图 195	台北鸿禧美术馆藏明成化绿釉莲禽纹枕上题记	(208)
图 196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景德镇窑五彩描金莲花纹瓷枕	(208)
图 197	香港茶具文物馆藏东溪制紫砂筒瓦形枕	(209)
图 198	香港茶具文物馆藏东溪制紫砂瓦形福慧双修阁主人题诗	(209)
图 199	香港茶具文物馆藏东溪制紫砂瓦形福慧双修阁主人作画	(209)
图 200	香港大屿山东涌沙嘴头清墓平面图及大梅沙墓出土垫头瓦枕线图	(210)
图 201	乾隆皇帝题枕诗举例	(210)
附录	文内插图目次(1——135幅)	(211)
后记		(215)
致谢		(217)